



希望文学丛书

老 桥

张 承 志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张 承 志

老 桥

· 希 望 文 学 丛 书 ·
老 桥

张承志

出 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北 京 印 刷 三 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9.75 印张 136,000 字

1984年1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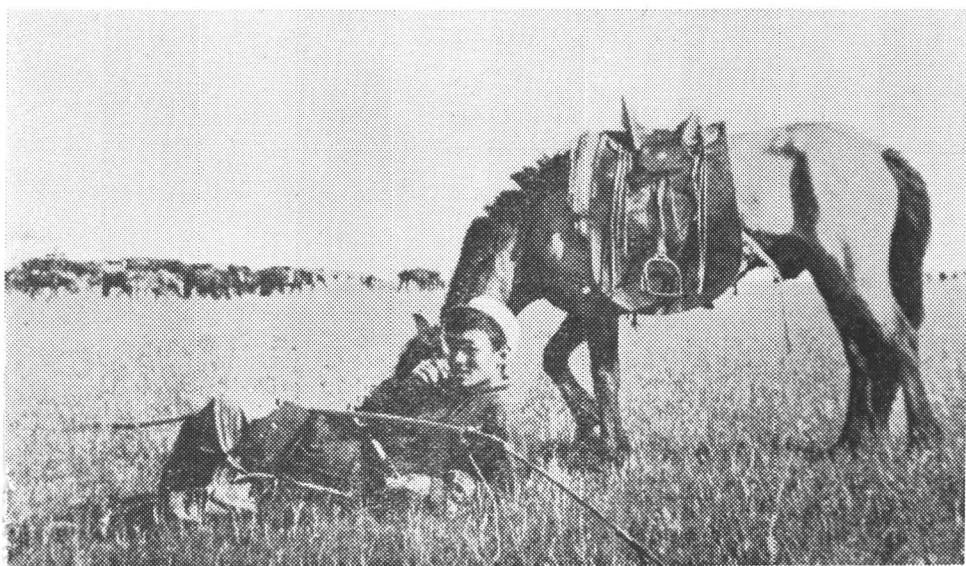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6,000

书 号：10326·4

定价：0.98 元

张承志



小 传

张承志，籍贯山东，一九四八年秋生于北京。回族。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附中，后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当牧民，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。

初作是蒙文诗《做人民之子》及短篇小说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》，后者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至今共发表短、中篇小说及散文二十余篇，其中《阿勒克足球》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及“十月”文学奖；《黑骏马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一九七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

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这个集子是他的第一个小说集。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- 阿勒克足球 • 1 •
黑骏马 • 52 •

短 篇 小 说

-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• 130 •
青 草 • 147 •
白 泉 • 161 •
锁尔罕·失刺 • 179 •
红花蕾 • 192 •

北望长城外 • 202 •

静 时	• 225 •
绿 夜	• 237 •
老 桥	• 255 •
大 坂	• 279 •
后 记	• 303 •

阿勒克足球

还记得童年时代那些遥远而又甜蜜的情景么？……羊油灯已经熄灭了，蒙古包里那么安静。我们躺在一张山羊皮上面，望着头顶上那块被天窗切成半圆形的、缀着簇簇星花的暗蓝色夜空，听着老年人讲故事。

那都是一些口头流传的美好韵文。静静地听着，你会深深感动。我的童年好象就是在那些神秘的半圆形天空中的星星注视下，在那涓涓流水般的、音乐一样动人的古老故事中度过的。对于生长在荒僻的、骑一个月的马也走不出去的广漠草原上的儿童来说，传说故事就是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享用的全部精神食粮。

可是听到后来，我往往疲倦得一歪脑袋，便昏昏沉沉地枕着母亲柔软的臂膀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用手揉着惺忪睡眼，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还在脑子里不可思议地闪现着。等到喝了早茶，推门跑到草地上——那些故事也就忘啦。

是呀，故事终归是故事。它们只是一股流水，淌过幼嫩的心田。可是，如果一切并不是故事，而是真的事情；生活中那些带着牛粪火的灼热、掺着萋萋青草的苦味儿的撩人心思的事情；也就是说，不是一股流水，而是一个泉眼，一个埋在心灵的茂密草丛深处的清亮的小潭，那么，我们就不可能忘怀。它会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而更加深邃澄净，常常在不觉之间漾起一片波纹。在骑马跃过一条小溪时，在路过一口熟悉的水井时，在看到秋风掠过结了实的草梢时，或是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时，突然，颤抖的手拉紧了马缰，只觉得一阵晕眩。甚至，我们会悄悄地、独自一人伏在草地上，亲吻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车辙印，把感伤的泪水倾洒在上面……

这样的往事是那么珍贵，我们往往不会轻易把它告诉别人。哪怕是对自己刚刚爱上的姑娘吧，也是观察着她的反响，小心翼翼地去看。哦，从心田的沃土里刚刚捧出的花瓣多娇嫩哪，不能让它受到一点儿委屈。如果，听的人完全老于世故或毫无共鸣地说：“噢，知道了。就那么回事呗。”我们会感到难忍的屈辱，满脸涨得通红，扯转马头就走。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，再悄悄抽出手来，擦掉眼角溢出的泪珠……

我早已长大成人。我是一个套马好手，又是一个通晓蒙汉两种文字的“知识牧民”。草原上的长辈们已经对我另眼看待。然而，我还是常常斜靠在开满鲜花的山岗上，痴痴地注视着生养我的乌珠穆沁大草原，注视着草原上恣情

戏耍的小山羊。常常在这一刻，我的心变得透明了，仿佛一株株嫩绿的、沾满露珠的小草在回忆中萌生……

一九七九年秋天，我考上了民族学院语文系。没想到一场迎新足球赛，竟也催发了埋藏在我心底那样久的往事的萌芽。

两个运动员在争抢中把球踢出了边线。那个足球贴着地面朝我滚来。在我的视野里，它急速地转动着，闪烁着美丽的黑白相间的花纹。我觉得它越来越大，旋转得也越来越急。瞧，它滚过来了，滚过来了！……它一直滚到了我面前。我走上前去，捧起了那个足球。这是一个用黑白两色皮子缝成的花足球。按照蒙古语的颜色分类，这种花色称作“阿勒克”。我呆住了：对，是它，就是它，阿勒克足球…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但是，成熟的牧人性格唤醒了我，我把球丢在地上，站起来跑出了操场。

跑啊，跑啊，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跑……

我跑到校墙外面，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挡住了我。沉甸甸的金色稻穗点着头。哦，它多象我的家乡，那乌珠穆沁草原金黄的九月啊！

我斜躺在田埂上，一会儿又翻个身伏在地上，用双手撑着脸——好象在家乡放羊时那样。辽阔的庄稼金波浮动，是的，那天的草原也是这么金黄一片，金黄一片——

—

那天，远远有一个骑手独自走过山坳。

邻居的小女孩索依拉忽然喊着我的名字：“白音宝力格！快来，快来看！”

我跑到她身旁，这小姑娘睁圆了一双驼羔似的眼睛，盯着远处那骑手的背影。

我们俩象湖畔觅食的小野鸭子一样，扇动着手臂，甩动着翘头靴子，费劲地朝山岗上跑着，想追上去望望那个骑手。

人们说乌珠穆沁是世间的一颗明珠，我却认为世界就是乌珠穆沁草原本身。登上高坡时，准会有一丝清新的风吹来，莽莽世界就在这清风中展现眼底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无边的森林，奔腾的江河，浩瀚的大海，只知道天的尽头是神秘的地平线那浅蓝色的幻影。雾霭缭绕、若隐若现的远方是多么诱人啊，望着它，你无法遏止某种“去看看那边究竟有什么”的念头。可当你真的跨上马，焦急地一道道地越过了那些淡蓝的远山时，乌珠穆沁母亲却又微笑着，在你眼前变出一道更静谧、更辽远、更撩人的新的地平线……

我们扒下了挺沉的小蒙靴，才轻快地登上了家门前那座障人眼目的小山。那个骑手已经走远。秋天的傍晚时分，暮色浓重而清凉。太阳在天际留恋着草原，挣扎跳跃着不愿西沉，贴着地面平射而来的光线把那骑马人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，好象他的马儿有一条无穷无尽的、低拂着草梢的长尾。

他的姿势属于最散漫的牧人那一种。歪歪的，半个屁

股斜压在鞍上。他深深地把头埋在怀里，身体向前弯成弓形，仿佛熟睡在马背上。我想，那样骑马心里一定憋闷得难受。

“看见吗？就是他。”索依拉眨着聪明沉静的驼羔眼告诉我，“昨天，我听见队长和几个老爷爷说话。队长说：

‘唉！你看，要我挑选一百个套马手、一百个摔跤手或者一百个歌手并不难，因为我们哈达图大队正好有一百个男人。可是，要我找老师么？唉——喇嘛！那可连一个半个也难哟。我们哈达图命里注定没有文化，没有办学校的喜庆！’……”

我生气地打断了这罗里罗嗦的小姑娘：“真烦人——老师的事和这个家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别急嘛，白音宝力格！……”索依拉望着那骑手的影子，它已经快要消失在黄昏迷茫的暮色里了，“……嗯，队长正在说呢，他碰巧走过来。队长用烟袋指着他说：

‘你哟，只会喝酒打架。真可惜你说的那么一口蒙古话啦！’你知道吗？白音宝力格！他阴沉着脸，皱着眉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忽然问队长：‘喂，要是我愿意，你们会同意我当老师吗？’队长哈哈笑了！说真的，我也差点笑出来：老师——人人尊敬的巴哈西*怎能是这种好打架的人呢！……可是，他生气了，一把揪住队长的肩膀，哟，就象捉住一只瘦羊。他的嗓子里咕噜噜地响，两眼红红的。我吓得

* 巴哈西，蒙语，老师，导师。

躲在牛车背后。可是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‘那么，让我试试吧！……队长，说真的！让我试试吧！’噢，白音宝力格，你说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我烦恼地说，“看来，我该倒霉啦。坏老师总是恨我们男孩子的……红眼睛，哼！他和我阿爸打架那次眼睛还要红呢！难道你忘了吗？”

索依拉当然不会忘记的。那场打架的事不过是一个月以前刚发生的。

那天，我和索依拉正兴致勃勃地蹲在地上，用小棍捅一个洞里的老鼠呢。被风沙侵蚀退化的夏牧场上，这种老鼠打的小洞到处都是，奔驰的骏马常常被它们害得筋断骨折。我恨它们，所以总是不辞辛苦地在太阳曝晒下，率领着大黄狗，拖着鼻涕捉老鼠。多管闲事的阿孃总是突然在我聚精会神的时候揪住我的袍领，狠狠骂我一通。所以，那天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时，我还以为又是阿孃呢！

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到剪秋毛的黄石头圈。在一大堆人中间，阿爸正和一个穿着黑布袍子的大个青年扭作一团。阿爸显然是喝醉了酒，他歪斜着身子朝对手乱踢，可是踢不准地方。那个黑衣青年抡起拳头，咚咚地擂着阿爸的后背，象一头顶架的牦牛，喘着粗气，瞪着充血的红眼睛。

牧人们扯开了阿爸。另一边——一群知识青年拉开了黑衣青年。这里已经是两个营垒，敌视的、隔阂的两个营垒。知识青年那一边，有人怪声怪气地吹着口哨，引起一阵粗野嘲弄的嘎声大笑。

黑衣青年站在他们前面，一副不顾一切地要拚命的样子。他嘶哑地吼着：“哼！想骑在我头上吗？试试吧！……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！……别以为我走不了就可以随便让你们欺负！今后，谁敢动我一指头，我就还他两拳头！……”

我发现，这恶棍的蒙古话讲得很漂亮，连骂人的脏话也说得那么流利。呸！

醉得象泥一样的阿爸也在牧民们怀里语无伦次地大吵大嚷。他在喝醉的时候总是喜欢口齿不清地把心里的东西全倒出来。在家里，有时我和阿孃要整整听他吵嚷半夜呢。

“你们的心被冬天的狼叼去啦！呜呜……，”父亲捶胸顿足地哭闹着，说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。“我们用马队和汽车赛跑欢迎你们哟，呜呜……纳木吉拉家的瞎老婆子在草地上爬着，把奶豆腐捧给你们哟！呜呜……”

我感到一个蒙古男人的羞耻。虽然我只有十岁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在父亲已经象个没用的女人一样只会哭闹，满嘴胡说些让我们光荣的家族丢脸的昏话的时候，我白音宝力格必须站出来。我紧紧攥住小老鼠的尾巴走上前去，逼视着那凶神般的黑衣青年。如果我能象传说中的勇士那样突然长成高山一样的身躯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眼里充血的人举过头顶，再摔在草地上。

听着阿爸的胡说八道，我只感到害羞。可是，铁塔般立在我面前的这个黑衣大个子却好象不是这样。他那凶恶地瞪圆了的眼睛里渐渐出现了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，捶着

胸脯的拳头放了下来，不安地揉搓着袍襟。他的两脚不停地动着地方，好象原来的姿势很不合适。最后，大概是因为我正在和他对峙着吧，他的一双眼睛便盯着我。那双眼睛好象在祈求着我说：“不要怨我！小弟弟，难道你不知道你阿爸喝醉酒会怎样么？难道他不曾在喝醉后无缘无故地欺负你阿嬢么？……”他那裂开的眼角，那黑夜一样的眸子，那咬得青肿的嘴唇，都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正忍受着一种痛苦。

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不可理解的。有时你会突然对一个恨得要死的仇人产生莫名其妙的同情，也会突然感到这种仇恨的无聊……他那线条粗犷的脸上，肌肉抽搐着，这个庞然大物一样的大个子，此刻显得象披着一片烂毡子的曼诺尔*一样可怜。

人群散去了。从圈里放出去吃草的羊已经散满了山坡。已是正午时分，牧民们都急匆匆地催着马，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赶回家去喝茶。我肚子饿了，但我没有走，因为他还在原地呆呆地站着。附近不会有一家牧民欢迎他去喝午茶的，刚才他当众说的那些话太伤人啦。

他的黑布袍子飘拂着，一只裤筒露在马靴外面，马靴上粘满了羊圈里的脏泥稀粪。我这时倒真想劝他一句：算啦！“醉鬼打架等于亲嘴”……可是我说不出口。我看见，他眼角的裂口更大了，已经有一粒晶亮鲜红的血珠凝挂在

* 曼诺尔：牧区夜间用来吓狼的假人，相当于汉族的稻草人。

睫毛上。我惶然了，但这大个子的伤心事还不是我能懂得的。站在那里，我只是想起曾在达古图湖畔的一块岩石上见过一匹濒死的二岁小马。那匹小马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用一对满盈泪水的眼睛留恋地望着湖水。当时我曾想过：只要有人推它一下，这可怜的生灵就完啦！……黑衣青年挂着血珠的眼睛里，有一股和那二岁弱马一模一样的神情！

哦，阿爸，你壮实得很，顶多你多挨了他几脚。可是你给他的却可能是一刀，你懂么？给那匹湖畔的瘦马深深的一刀。

在深秋的草地上，只有我这小孩子默默地站在他对面，吸溜着鼻涕，手里还捏着那只小老鼠的尾巴。

.....

“白音宝力格，”索依拉问我，“他当老师，你阿爸会让你上学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听阿爸的？你倒是该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他的学！”我生气地回答。

确实如此，作为一个受过侮辱的牧人的长子，我能到侮辱过父亲的人办的学校里念书吗？当然，那次打架可能是阿爸先动的手，但毕竟是这个混账的老师曾经使我们这个家族当众出丑。难道我不该给这个讨厌的家伙一点颜色吗？不去上学，将是我对他的惩罚。可是，湖边岩石上的那匹孤独的弱马又鬼使神差地出现了……

海勒格纳草丛深处最后残余的一点绿色已经褪尽了，